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英] 迈克尔·欧克肖特 著

张汝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英] 迈克尔·欧克肖特 著

张汝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英)欧克肖特(Oakeshott, M.)著;张汝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Rationalism in Politics

ISBN 7-5327-3365-3

I. 政... II. ①欧...②张... III. 政治哲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390 号

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Liberty Fund, Inc. 1991

© Michael Oakeshott, 1991

Michael Oake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Liberty Fund, Inc. 1999

© Liberty Fund, Inc., 1999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 著
张汝伦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90,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3365-3/B·172

定价:1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

迈克尔·欧克肖特(1901—1990)不仅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而且也是有史以来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他死后第三天(1990年12月2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他是“从密尔——或甚至伯克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这个评价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欧克肖特1901年12月11日出生在英国肯特郡的切尔斯费尔德。1920—1923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考试(tripos)。1923—1926年他拿了英国大学毕业生奖学金去德国图宾根大学和马堡大学学习。图宾根大学是黑格尔的母校,欧克肖特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一本平装本详注的《精神现象学》从那时起陪伴了他一生,上面记满了笔记。1933年,欧克肖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经验及其模式》,这是一本纯哲学著作,基本上没有涉及政治。这本书出版后只有柯林伍德给予了肯定,销售记录却是一塌糊涂,印数很少,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都没有卖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克肖特投笔从戎,在英军中任上尉之职,先后转战英国、法国和德国。战后他回到剑桥,创办了《剑桥杂志》。1950—1951年欧克肖特任牛津大学努费尔德学院的研究员。1951年他去伦敦经济学院接替拉斯基任该校政治科学教授,并执掌政府系直到1967年正式退休。欧克肖特于1966年成为英国科学院的研

究员。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欧克肖特的许多思想显然有点不合时宜,所以他的名声基本限于英语学术界,但即使在那里,也远不是什么耀眼的学术明星。因此,对于与时俱进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欧克肖特是个陌生人,是十分正常的。1997年,时任美国科罗拉多学院院长的蒂莫西·富勒(Timothy Fuller)教授率团访问复旦,得知他是国际知名的欧克肖特专家,并与晚年欧克肖特有着非同寻常的交往和友谊,我就和他谈起了欧克肖特。他十分惊讶在中国还有人知道欧克肖特。我告诉他我对欧克肖特的思想很有兴趣,鉴于国人还不太知道其人,我想将他的著作介绍给国人。当时富勒教授就建议我先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说这是欧克肖特思想最好的入门书,这部书没读过而读他的其他著作,事半功半。由于富勒教授是欧克肖特遗著的主要编纂者,我就请他帮助解决版权问题,他欣然同意了。经他的努力,欧克肖特著作权的所有人莱特温(Letwin)家族同意将《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书中的6篇论文,即“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政治教育”、“政治论说”、“代议制民主中的大众”、“自由的政治经济”、“论保守”和《论历史及其他论文》书中的“法治”一文共7篇论文的版权免费赠送,以《政室中的理性主义》为题译成中文出版。

虽然《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一书没能全部译出,但上述7篇论文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它们较全面地体现了欧克肖特政治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任何想要认真了解欧克肖特政治哲学的人,这7篇文章都不可不读。

和阿伦特一样,欧克肖特对西方近代政治基本持批评的态度,他对近代政治种种弊病的诊断,一言以蔽之,曰理性主义。《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中的所有论文都是从不同的角

度来处理理性主义的问题,但“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这篇经典论文则精辟扼要地论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因此,对于欧克肖特的政治哲学来说,这篇论文的地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在我国,曾经有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就是西方政治分为英美和法俄两大流派,后者的政治哲学倾向是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而前者则是经验主义。现代政治的种种弊端都是从前者产生的。但是,出生于经验主义故乡的欧克肖特的看法却与之大相径庭。在他看来,“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①这就是说,理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某些国家的政治,而是近代(欧洲)政治最主要的样式,他的祖国英国并不例外。而且,欧克肖特在论证时往往声明他是以英国的历史经验为依据。

欧克肖特讲的理性主义主要是指近代理性主义,他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这篇论文中对理性主义的谱系学追溯也是从培根和笛卡儿开始。这不是偶然的。像阿伦特一样,欧克肖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政治并不十分感兴趣,相反,他的第一部著作《经验及其模式》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纯哲学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却转向政治哲学,并最终以此政治哲学名世。有人说“从他的作品看”,他的“政治学转向”“极可能是因为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政治深感失望,甚至厌恶所致”。^②可是如果仔细研读他的著作的话,结论可能正好相反。欧克肖特不是对战后的英国政治感到失望和厌恶,而是对现代性本身深

① 本书第1页。

② [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7页。

感失望和厌恶。这一点我们从“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及其在政治中的表现的描述就可以看出。

欧克肖特所谓“理性主义”的理性，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近代以来流行的技术理性，他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提出两种知识的区分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两种知识，即技术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或传统的知识。前者是可以通过学习规则、公式、条例或其他书本的东西掌握的；而后者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讲的睿智（*phronēsis*）或波兰尼讲的“默会之知”（*tacit knowledge*），无法像学交通规则和数学公式那样把它学会，而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达到心领神会，运用自如。一个人不可能通过熟读烹饪指南之类的书就成为一个称职的厨师，就像一个人不能通过熟读《诗韵合璧》或《诗艺》而成为诗人一样。纸上谈兵和军事艺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些生活的常识虽然大家都知道，但理性主义偏偏只相信和承认技术知识。所以，理性主义对理性的信仰其实是对技术的信仰，它所崇尚的理性是技术理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西方人对确定性的追求。^①用欧克肖特的话说，就是：“理性主义者专注于确定性。技术和确定性在他看来是不可分隔地连在一起的，因为确定的知识，在他看来，是不需要在它自身之外寻找确定性的；知识，就是不仅以确定性终，而且也从确定性始，确定性贯彻始终的知识。技术知识似乎正好就是这样……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②既然技术知识可以被制定为规则、原则、指示和准则之类的东西，那么所谓理性就是对这些东

①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一书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② 本书第11—12页。

西的学习和机械运用,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追求确定性和将知识等同为技术,在理性嬗变为技术理性上起了关键的作用。理性主义不是像许多人想当然以为的那样,是将科学方法应用于非科学事务,也不是将理性应用于内在非理性的东西,而是根本误解了理性本身,将知识与技术混为一谈。^①

但是,欧克肖特在这里并不是要像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进行理性批判,他关心的是这种理性主义对欧洲政治造成了什么影响。在他看来,这种理性主义对政治的影响比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更重要。因为“所有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再只是政治上的一种风格,它已成了一切应受尊重的政治的风格标准”。^②英美政治在这点上并不例外,“不仅我们的政治罪恶是理性主义的,而且我们的政治美德也是如此。我们的种种计划在目的与特性上大体是理性主义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我们整个的精神态度都类似地被决定了。”^③

理性主义政治的特点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功利政治,欧克肖特称之为“所感知的需要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felt need),即运用理性解决现实的需要、问题或危机。很显然,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是将理性作纯粹工具使用的政治,它唯一的目的是成功。因此,欧克肖特并不认为纳粹运动是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反动,而认为恰恰是与其完全一致的。

其次,理性主义的政治是完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erfection)和一式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uniformity)。这种政治认为“任何问题的‘理性’解决,在其本质上都是完美的解决。在理性主

① Paul Franc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5.

② 本书第20—21页。

③ 本书第20页。

义者的计划中没有‘在这些环境下最好’的位置；只有‘最好’的位置。”^①既然环境因素不被理性主义者放在眼里，既然他们相信自己的计划是最好的，他们也相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是所谓“一式的政治”。此外，完美主义的政治必然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必然想要找到一条直达天堂的捷径，所以欧克肖特说通天塔是人类神话中最深刻的。^②虽然追求完美是人类固有的倾向，但是，在近代它却得到了理性主义的巨大支持。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似乎保证了人类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完美的境地。这就必然导致种种政治和社会乌托邦。

理性主义的政治又是意识形态政治或“书本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book)。既然理性是技术理性，而理性主义者又视传统为无物，那么政治在他们那里就不是一种实践的智慧，而是可以从书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而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开始，近代也出现了一些供没有政治经验和阶级照抄照搬的抄本，政治成了与传统无关，甚至要把传统完全抛弃，只要照着抄本做的技术操作，政治变成了与其他工程没什么两样的技术过程。“工程”、“建设”、“操作”这些技术性词汇也成了最普通的政治词汇。人们觉得可以先于政治经验提出一个政治构想和政治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实现。向国外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照搬别人的政治制度，同样都是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经验主义的政治。不过，在欧克肖特看来，没有纯粹的经验主义政治，因为人的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总是有目的

① 本书第6页。

② 欧克肖特写过两篇同样以“通天塔”为题的论文。一篇收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另一篇收在《论历史及其他论文》中。富勒教授在给本书写的序中提到的“通天塔”应是指前者。

和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政治是正当的,更不是说是无害的。相反,在欧克肖特看来,“欧洲国家的日常实践政治已固定为一种理性主义的缺陷,它们的许多失败……实际上产生于理性主义特性在控制事态时的缺点。”^①而之所以欧洲(西方)政治失去了对人类事务的控制,是因为人们现在只知道技术和意识形态,而不复有政治智慧。这已为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的无情事实所证实;也为非西方政治所证实,因为它同样坚决地走上了理性主义政治的道路。虽然欧克肖特始终将自己的诊断和结论严格限于西方。

在欧克肖特看来,现代政治的困境,并非如某些人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相对主义,而是由于意识形态。四个世纪以来,人们热衷于按照种种意识形态建造通天塔,包括施特劳斯本人,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人们都相信,人类的困境是由于他们所信仰的意识形态没有能大行其道。人类的危机越深,这种信仰越坚定,各种牌号的原教旨主义传统愈演愈烈,正说明这一点。欧克肖特不认为理性主义政治造成的困境能轻易摆脱,因为理性主义者能做的“只是用一个他希望成功的理性主义计划代替另一个他已经失败了理性主义计划。”^②因为理性主义政治必然趋向一个排外的理性主义教育形式,这使得他无法超越技术理性的层面考虑问题。因此,欧克肖特明智地指出:“只要促使理性主义政治出现的环境还在,我们就必须料想我们的政治在气质上是理性主义的。”^③这就是说,只要还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类就只能有理性主义的政治。这的确会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但是,为了保持希望

①③ 本书第 28 页。

② 本书第 31 页。

而不顾现实条件硬拿出一个先验的替代方案,岂不是理性主义的做法?

如果说欧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中主要是提出了对现代西方政治的批判,那么“政治教育”这篇论文就是正面谈他对政治的定义和看法,他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教育,其意义之重要自不待言。

在这篇论文一开始欧克肖特就给出了他的政治定义:“政治是参加一批人的一般安排的活动……这个活动是除了儿童和疯子外,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份和有责任的活动。”^①这种群体就是“国家”;这种安排是法律安排:“我们这里考虑的是依照法律组织起来的社会,我们考虑的是它的法律结构……改革和改进的样式。”^②

然后,欧克肖特考察了两种他不同意的对政治的理解。一种可称为经验政治观,即认为政治是一种经验活动,它只是追求当下的目的和欲望,而没有整体的计划和目的。欧克肖特把这种政治观称为“没有政策的政治”。但这种政治其实是不可能的,政治总是渗透了思想和观念,政治不是赤裸裸的经验活动。欧克肖特认为:“将政理解为一纯粹的经验活动的缺点是,它揭示的根本不是一种活动方式,而只是一种抽象;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政治方式与之近似就表现了这种缺点。”^③

经验主义要在政治中起作用,需要另一种东西,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欧克肖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

① 本书第 37 页。

② 本书第 59—60 页。

③ 本书第 42 页。

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达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①像“1789年原则”、“自由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等都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经验主义只有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才能起作用。

与经验主义政治观不同,意识形态政治观认为:“参加一个社会的安排可以始于一个预先策划的意识形态,可以始于独立获得的有待追求的目的的知识。”^②这种政治观是一切启蒙信徒的行动出发点,也是一切相信全盘解决或根本解决的社会革命家或改革者的基本实践预设,更是输出自由民主或输出革命的知识论根据。但是,在欧克肖特看来,是先有政治活动,后有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政治观在严格意义上有本末倒置的毛病。意识形态只是政治行动的抽象或缩写,如洛克的《政府论》就是英国人政治习惯的缩写,而不是英国人得去追求加以实现的东西。政治活动当然要追求某些理想和目的,但这些理想和目的不是通过抽象思辨演绎出来的,而是应该在我们的经验中暗示了的。以自由为例:“自由就像野味馅饼的制作方法一样,不是一个好主意;它不是一种从某个思辨的人性概念演绎出来的‘人权’。我们享有的自由只是某种安排、程序:一个英国人的自由不是反映在人身保护法的程序中的什么东西,在那一点上它是利用那个程序的有效性。我们希望享有的自由,不是一个我们独立于我们的政治经验预先策划的‘理想’,它是已经在那经验中暗示了的东西。”^③“将政治理解为在一个独立地预先策划的

① 本书第41页。

② 本书第43页。

③ 本书第46页。

意识形态指导下参加一个社会的安排的活动,就像将它理解为一个纯经验的活动一样,是一个误解。”^①这是欧克肖特最有创见的思想之一。

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不正证明欧克肖特不但不是经验主义的反对者,而且还是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吗?然而,欧克肖特已经明确表示,经验主义政治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政治不是做当下想做的事,而总是一种追求,总包含有待追求和实现的目的;但这目的不是经验中已经现有的,而是在我们的历史经验或传统中暗示的。这就是欧克肖特自己主张的暗示的政治观,即政治是“追求暗示”(the pursuit of intimation)。既然是暗示,当然不可能是纯粹经验的概括或归纳,不是什么“逻辑蕴涵”或“必然结果”,而是需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体悟和历练加以显明和阐发。但这种体悟和阐发不是纯粹的理智活动或知识过程,更不是一般经验,而是生存实践的过程。

欧克肖特用妇女选举权作为他暗示的政治的例子。给予妇女选举权并不是出于什么抽象的自然权利或“正义”概念,而是“在所有或大多数别的重要方面她们已经被给予政治权利了……这就是说,在社会的安排中有一种不连贯性,它令人信服地要求补救。那么,在政治上,每件事情都是作为结果发生的事情,都是追求,但不是追求梦想或一般原则,而是追求一种暗示。”^②

暗示主要来自行为传统。但欧克肖特对传统的理解与同样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伯克不同,他的传统观是非本质主义的,传统对他来说是偶然的、可变的,“它甚至可能似乎是本质上不可知的。它既不是固定的,也没有完成;它没有知性可以停靠的不

① 本书第 47—48 页。

② 本书第 49 页。

变的中心；感觉不到它有什么最高目的，或发现不了它有什么不变的方向；没有什么模式要复制，没有什么观念要实现，或什么规则得遵照。它的某些部分可能比别的部分变得更慢，但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一切都是暂时的。”^①但这不是说传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完全无法辨认。“它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的可能对象，是因为它的所有部分不是同时变化的，它经历的变化潜伏在它之中。它的原则是延续的原则：权威散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散布在老的、新的和将来的东西之间。它是稳定的，因为虽然它运动，它不是完全运动；虽然它静止，它不是完全平静。”^②这种传统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既然政治是追求传统和经验给我们的种种暗示，政治教育就不只是理解传统，“它是学如何参与对话：它既是进入我们对之有生活兴趣的传统，又是探讨它的暗示。”^③这当然不是像学一门客观知识或技术那样的学习，而是像学母语那样的学习，即不是按部就班从字母和语法学起，而是在生活中学习。同样，政治教育也就是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学习，通过自觉的历史意识来学习。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学习，而非知识论意义上的学习。所以，“我们政治教育较大的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偶然在我们出生的自然一人为世界中找出路时获得的，没有别的获得它的办法。”^④

作为政治学教授，欧克肖特也不否定对政治的学术研究。在对政治的学术研究中，主导的考虑同样是“我们学着去理解的是一个政治传统，一种具体的行为样式。”^⑤既然如此，历史研究

① 本书第 52—53 页。

②③ 本书第 53 页。

④⑤ 本书第 54 页。

就是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历史研究将使我们消除对政治的种种误解,尤其是以为种种政治制度和程序是可以脱离一定的历史经验,任意设计出来达到预定目的的。

政治教育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政治行为传统,还包括了解“……其他当代社会的政治知识。它必须这么做,因为至少我们某些政治活动是与其他人民的政治活动相关联的,不知他们如何参加他们自己的安排,就是不知道他们追求的事业,不知道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什么资源是随时可用的;因为仅仅知道自己的传统就是甚至连那也不知道。”^①了解自己必须了解别人,只有了解别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但有时在特别自卑的情况下,人们会对别人采取理想化的了解,即不但将别人的长处理想化,而且绝对化,因而看不到别人的短处,更看不到自己潜藏的有价值的可能性。近代中国人就有不少是这样来理解西方传统的。但欧克肖特提醒人们:“研究其他人民的政治,就像研究我们自己的政治,应该是对一个行为传统的生态学研究,而不是对一个机械装置的解剖学研究,或对一个意识形态的研究。只有当我们的研究是这种研究,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自己是被他人的样式所刺激,而不是被陶醉。编排世界以选出他人实践和目的中最好的东西(就像据说宙克西斯试图通过将一切引人注目的完美特征放在一起,创作一幅比海伦更美的画像)是一件有害的事,是失去人们政治平衡最准确的方式之一;但研究其他人民从事参加他们的安排的样式,可以揭示我们自己传统中否则还隐藏着的重要东西。”^②

政治的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途径是政治哲学研究,但它研究的不

① 本书第55页。

② 本书第56页。

是政治学说和体系的历史,而是“哲学家们在普通的思维方法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式中发现的种种不融贯的历史”。^①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不会发生影响,“它不会帮助我们区别好和坏的政治规划;它没有力量在追求我们传统的暗示中指引或指导我们。”^②它是解释性,而不是实践性的活动。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政治活动。“我们对政治活动的理解越深刻,我们就越少受看似有理但是错误的类比摆布,我们就越少受错误或不相干的模式诱惑。”^③

在“政治论说”中,欧克肖特给出了又一个政治的定义:“政治首先可被认作一种实践活动,它关系到对某种形势——政治形势作出回应。”^④由于政治形势总是偶然的,所以人们对政治形势的回应也一定是经过选择的,而不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必然要对作某种选择的理由作出说明,以证明他们所作的选择是合理的,或者说论证他们的选择。“政治论说”中的“论说”,指的就是这种论证性话语,它要证明对政治形势所作回应的合理性。用欧克肖特的话说:“一切政治论说都可说是用一套被理解为与政治活动相联系的特殊词汇,去认出政治形势,维护或推荐一种对它的回应。”^⑤这种词汇有“必然”、“原因”、“公共的”、“私人的”、“权利”、“正义”、“种族”、“人民”、“自由主义”、“殖民主义”、“革命”、“反动”、“进步”、“欠发达”等等,等等。这些词汇实际表示的是某种信念。欧克肖特把这些词汇都称为“意识形态”。“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一个解释政治形势和以某种方式思考想要和不要东西的要求,一个考虑政治决定和行动的某些结果比别的结果更重要的要求。”^⑥

①②③ 本书第 57 页。

④ 本书第 61 页。

⑤⑥ 本书第 65 页。

但政治论说并不是仅由那些表示信念的词汇组成,除了信念词汇外,政治论说都有一个逻辑设计,以给包含在政治论说中的词汇所表达的信念以公理的逻辑地位,或将某种逻辑地位强加于它的结论。我们熟悉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或“历史已经证明……”之类的说法,就属这类逻辑设计。

当然,这类逻辑设计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通的是赋予信念以基本原理或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的地位,用它作为三段论的大前提,但它的论证是与偶然性有关,而不是和必然性有关;是与或然性和预期,而不是与可证明的确定性有关;与猜测有关,而不是与证据有关;与推测和猜想有关,而不是和计算有关。伯利克里说服雅典向斯巴达开战的演说就是这种逻辑设计的典型例子。它是去说服,但不能证明。它提供的仅仅是关于行动的可能结果和关于不同事情状况偶然的可取性的猜测和意见。严格说,这不是论证性的政治论说。

论证性的政治论说是能够证明或否证政治建议“正确性”的论证,或具有必然真理的政治论说。人们相信,至少在两种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有这样的政治论说:“(1)人们认为,如果已知绝对确定性和普遍应用的原理或公理,任何政治建议可参照它们决定其优点,论证性的政治论说就能出现。(2)或者,如果我们有关于人类行为、人类状况、事件进程和有时被称为政治社会的条件的东西的绝对知识,能在不同的决定付诸实施前,就预言而不是猜测它们的结果,并且使我们能证明,我们关于做什么有利,什么有害的判断,以及什么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判断的‘正确性’,政治论说也会出现。”^①柏拉图和卢梭是第一种论证

^① 本书第72页。